

世界文明史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結論：

歷史的教訓

(*The Lessons of History*)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原著
幼獅編譯部編譯

譯序

本來我們計劃將文明史十卷中的圖片連同結論一併印出，提前問世。但當作業時，發現這一構想不太理想，第一、是圖片集中於一冊，篇幅太厚，第二、是圖片集中於一冊，對於讀者文圖對照閱讀時也諸多不便，第三、購買單冊或原卷的讀者，皆須購買畫集，否則便不知原文所述及之人與物是什麼模樣。因此，我們改變計劃，今後擬將每卷之圖片分置於每一冊譯本中，則前述三缺點皆一掃而空。而且自第四卷起，我們就決定這樣辦（第一、二、三卷各冊譯本於再版時亦復如此。至原來購買前三卷初版的讀者，我們將印製圖片單行本供應。）

圖片既然作如此決定，結論似亦無必要有所等待，故提前發行。因文明史的導論——文明的建立與結論——歷史的教訓，乃杜蘭個人的史識卓見所在，確是有先睹為快的價值。

幼獅編譯部謹識 民國六十二年五月

原序

這本尾曲需要幾句前言。我們在完成世界文明史（到一七八九年爲止）之後，鑒於發行修訂本的需要，重讀十卷原文，改正不少錯誤、疏漏、事實、與印刷上之誤。在重閱的過程中，我們把過去史實與評論凡可解說目前世事、未來的可能發展、人性、以及國家的行爲者，做成札記。（本文中的參考資料，都在文明史各卷中提出來過，不能算是權威的，只是作爲問題討論時的實例或說明）。雖然在未完成我們對史實敘述與觀測之前，我們一直未敢遽下定論，但是無疑的，我們的成見仍影響我們對資料的選取與收集。本篇所寫的也就是此一結果。文中有些一再重述的觀念與見解，我們或我們的前人都曾提出過；我們的目的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綜述各家之言。我們提出的是人類經驗的概觀，而不是個人的幻想。

這裡，像過去一樣，我們要感謝我們的女兒 Eitel 給我們的協助與建議。

杜蘭與愛麗兒

原作者簡介

威爾·杜蘭 (Will Durant) 美國麻州北亞當姆 (North Adams) 人，生於一八八五年，他先在北亞當姆和紐澤西州基爾尼 (Kearny) 天主教教區學校接受小學教育，後來在紐澤西吉爾斯城 (Jersey) 聖彼得學院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受高等教育。一九〇七年，他曾在紐約新聞 (Journal) 做一個夏季的實習記者；但是他發覺此一工作太活動，與他的性情不合，故他自願去做一名教員，由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一年他在紐澤西南奧爾良散頓海 (Seton Hall) 學院教過拉丁文、法文、英文以及幾何。一九〇九年，他曾進入該地一所神學研究所研究，但於一九一一年又自動退學，其理由他在他的一本名叫「轉變」的書中有所說明。離開靜謐的神學院後，他到紐約，却走進最急進派圈子裡，於一九一一到一三年，他成爲佛利爾 (Ferrer) 中學的一名教師，這所學校是在自由主義的教育原則下從事一項實驗的。一九一二年，他在佛理曼 (Alden Freeman) 的支助下到歐洲旅行，佛氏原爲他的好友，對他多所幫助。一九一三年，他回到佛利爾中學與他的一位學生墮入情網，辭職後與她結婚。其後，他花四年時間，到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去追隨毛根和蓋爾金 (Morgan and Calkins) 兩氏專攻生物學，並在伍伯利和杜威 (Woodbridge and Dewey) 兩氏的指導下專攻哲學。一九一七年，

在哥大獲博士學位，並在該校教授哲學一年。從一九一四年起，他就在紐約第二大道第十四街的一家長老會教堂演講哲學史與文學史，每兩週一次，繼續了十四年，亦即開始爲他哲學史與文明史兩部書作準備；因爲他的聽衆大部分是工人與婦女，他們要求能有全面的了解，對於當代的重要問題與整個歷史有關者也想明白，一九二一年，他創辦一所勞工學校，後來這所學校變成近代成人教育辦得最成功的一所學校。一九二六年，他出版哲學史，出乎意料的成功，因此他乃從教職退休，專門從事文明史的著述。除了偶然寫點論文外，杜蘭及其夫人幾乎全部時間都花在文明史的著述上，每日工作八到十四小時。爲了收集資料，一九二七年，他又到歐洲旅行；一九三〇年他爲研究埃及、近東、印度、中國、日本曾環球一週；一九三二年，他再度環球旅行，到日本、中國東北、西北利亞、蘇俄與波蘭等地。這幾次旅行爲文明史的第一卷我們東方的傳統提供了背景知識。一九三九年，他完成第二卷希臘的生活，一九四八年爲完成第三卷凱撒與基督，他又曾幾次到歐洲。一九四八年，他花六個月的時間到土耳其、伊拉克、伊朗、埃及和歐洲訪問，而於一九五〇年完成第四卷信仰的時代。一九五一年，他和夫人到意大利，爲第五卷文藝復興找材料；一九五四年他又到意大利、瑞士、德國、法國、英國旅行爲第六卷宗教改革準備。

杜蘭夫人參與工作愈來愈重要，由事務處理而至實質貢獻，故於一九六一年第七卷理性開拓的時代出版時，夫婦兩人名字乃同時列於書面。艾麗兒 (Ariel) 第一次出現在杜蘭的書中，是一九二七年的「轉變」和一九二九年的「哲學之宮」，後者現在又改爲「哲學之樂」再版。

到第十卷盧騷與法國大革命出版時，杜蘭夫婦爲此文明史已耗去了四十年以上的光陰。

世界文明史之結論：歷史的教訓

目 錄

譯序	(一)
原序	(二)
原作者簡介	(三)
第一章 躊躇	一
第二章 歷史與地球	五
第三章 生物學與歷史	九
第四章 種族與歷史	一五
第五章 性格與歷史	二三

目 錄

(五)

第六章	道德與歷史	二九
第七章	宗教與歷史	三五
第八章	經濟與歷史	四五
第九章	社會主義與歷史	五三
第十章	政府與歷史	六二
第十一章	歷史與戰爭	七七
第十二章	成長與衰退	八三
第十三章	真有進步嗎？	九三

第一章 躊 躇

每位歷史學者當他的研究工作將近完成時，都會面臨下述的挑戰：你的研究究有何用？在你的著述裡，你發現唯一的樂趣乃是重述國家的興衰、私思想觀念的升沉，以及帝王死亡的悲慘故事嗎？有關人性，你知道的比那難得打開書本而只從街談巷議聞知的人所知更多嗎？你從歷史中對我們目前的情形，可推演出任何解說嗎？對於我們的決斷與政策，可推演出任何指引來嗎？對一些驚人的頓挫與變革的交替，可推演出任何防衛之道嗎？在過去的連串史實中，你發現到若干規則而使你預測人類未來的動態、或一個國家未來的命運嗎？有人認為「歷史毫無意義」，^①認為歷史不能教給我們什麼，而且認為浩瀚無垠的過去只不過是錯誤的一再重現、而未來注定要上演一齣更大規模的錯誤悲劇。是可能的嗎？

我們（作者夫婦自稱。譯註）不時有此感受，而且有無數疑慮襲擊我們的勇氣。一開始就碰到：關於過去，我們真正了解實情嗎？或者歷史不過是「一篇杜撰」，不可以全然「相信」嗎？我們對過去任何史實的知識都永遠是不完全的，可能還是不正確的，歷史已被全然相反的證據與那些存有偏見的歷史學者蒙上一層雲霧，也可能被我們自己的愛國心與宗教信仰所曲解。一歷史大部分為猜測，其

餘則爲偏見」。② 甚至歷史學者雖想超越他自己的國家、信仰、種族或階級，但他在資料選擇上，和在他的用詞遣字上的些微偏差，都會暴露他的私愛。「歷史學者一直犯太過簡化的毛病，他們從繁多的人與事中，只輕率地揀選易於處理的一小部分，對錯綜繁複的人與事他從未全然領悟與了解。」③——再者，我們從過去所得的結論以推論未來，由於世事加速度的變化，比過去任何時期也更具有冒險性。一九〇九年，查理斯·波圭（Charles Réguy 1873-1914）即認爲「自基督耶穌以來的世界變遷，還沒有最近卅年的變遷來得多」；④ 現在有些年輕的物理學博士，更認爲就他們所習的學科而言，自一九〇九年以來的變化比其前整個有史時期還要多。每一年——有時在戰時，乃是每一月——都有些新的發明、新的方法、或者新的形勢迫使人們的行爲與觀念作新的調整與適應。——尤有進者，未來機運的因素，或者說自由的因素，似乎端看鐵和人的行爲。我們不再相信：在未來期間，原子，極其微小的有機體，其反應一如過去我們所知的那樣。電子，像英國詩人 Cooper 筆下之神，邁進了神祕之途，其奇妙表演以及一些怪行或情況，也可能弄亂國家的均衡等式，就像馬其頓王亞歷山大（在位期間：336-323 B.C.），當其狂飲而亡時，而使其新帝國也垮了（公元前三三三年），或者像普魯士王腓特烈大帝（在位期間：1740-1786），由於俄國一位繼任沙皇醉心於普魯士化而挽救了一場大難（公元一七六二年）。

很顯然地，歷史的編纂，不能算是一種科學。它只能算是一種工業，一種藝術，以及一種哲學——搜集史實即工業，在混亂的資料中建立具有意義的系統即藝術，尋求透視與啓迪作用則是哲學。

「現在是捲起過去再來一景，過去是現在爲求瞭解而攤開底片」。^⑤——或者我們也如此相信，並且也如此希望。就哲學言，我們試想徵諸整體而了解部分；就「歷史哲學」言，我們又試想徵諸過去而了解現在。我們知道：在此兩種情況中，只是給要求完美的人之意見；全面透視乃是一種幻覺。我們並不了解整個人類歷史；在蘇馬利亞人與埃及人之前，可能尚有許許多多的文明；我們不過剛從事發掘！我們必須由部分知識做起，而且我們必須對所有可能性暫時感到滿足；就歷史言，也和科學與政治學、相對論、及一切法則一樣，應持懷疑態度。「歷史譏笑一切企圖強將歷史合於理論的模式或邏輯的溝槽中；歷史非難我們的通則，破壞我們的規條；歷史是個怪物。」^⑥不過，在這些限制之內，我們由歷史中耐心地還可足夠獲知真實情況，而又尊重彼此間的歧見。

由於人，在太空時間中只是一瞬，是地球上的一過客，是其本種的一個胚芽，是其本族的一個苗裔，是肉體、性格、與心智的一個組合，是家庭與社會的一員，是某種信仰的信徒或懷疑者，是某一經濟中的一個單位，是國家的一個公民，或者是軍隊中的一個士兵，我們都可在相關的題目之下——諸如太空學、地質學、地理學、生物學、人性學、心理學、倫理學、宗教學、經濟學、政治學、以及戰爭——探詢歷史關於人性、行爲與前途所必須述說者究爲何？欲將數百世紀的歷史濃縮在一百頁篇幅之內而作成結論，實在是極其危險的事，而且只有愚人才會如此。我們做了。

第二章 歷史與地球

歷史，在其錯綜複雜的情況下，我們姑且將其界說爲：過去的事件與紀錄。人類史在太空中只佔短暫的一小點，而歷史的第一個教訓則是戒懼。隨時隨刻都可能有顆彗星因太接近地球而使我們這個小球體在一種耗熱的過程中搞得天翻地覆、雞犬不寧，可能地球上的人和生物都要被火燄或薰烟窒息而死；或是含着笑臉的太陽，可能由於一個小碎片滑出了軌道——如同我們有些人認爲這個行星當初形成時的情形一樣——而撞向我們，使我們在狂亂的互相擁抱中而結束一切悲愁與痛苦。在我們的有生之年，有遭受這些命運的可能，反而引用巴斯噶 (Pascal, Blaise 1623-1662) 的話，來鄙視宇宙，作自我解嘲。巴斯噶曾說：「當宇宙與人相碰時，人類仍然比殺死人類的宇宙高貴。因爲人類知道他要死了，而他的勝方宇宙却一無所知」。①

歷史受地質的支配。每天海洋都在侵蝕陸地，而陸地每天也在侵佔海洋；一些城市沒於水底，而沉沒的大教堂永遠敲着它們的喪鐘。山脈在有規律的升沉中而起伏；河川暴漲、氾濫或乾涸，也可能改變水道；山谷變成沙漠，而地峽也變成了海峽。就地質學的眼光來看，地球表面上的一切都是一種變動不居的形式，而人生活在其上，一如聖彼得步基督之後塵那樣的不安全。

氣候正如孟德斯鳩 (Montesquieu 1689-1755) 和布客爾 (Buckle 1821-62) 所說過的那樣嚴重，但它已不再能控制我們，唯仍能限制我們。人類的才智往往可以克服地質上的難題：如人類可以灌溉沙漠而且在撒哈拉裝上空氣調節器；人類可以剷平山崗或將山崗變成台地而遍植花木；人類可以建一海上流動城市橫越海洋，可以建造巨鳥飛行天空。但是一次龍捲暴風可於一小時之內毀滅一個歷百年而建立的城市；一次冰山倒塌可能摧毀或粉碎一個海上浮宮，而把成千的尋樂客送到極樂世界 (Great Certainty)。若雨水太少，像在中亞細亞，將文明埋於流沙中；若雨水太多，像在中美洲，又將文明阻塞於沼澤藪地之間。若我們最適於居住的地帶，氣溫平均提高二十度，則我們就會恢復到昏睡不醒的蠻荒世界。在亞熱帶的氣候中的一個有五億生靈的國家，雖可以像螞蟻一樣繁殖，但是若熱度降低就可能再受到從富有生氣地區而來的戰士所征服。雖然人類世世代代在建立起日漸成長的統治地球能力，但是人類仍然注定要變成與艸木同腐的命運。

地理是歷史的母體，是歷史的哺育之母和教養之家。地上的河川、湖泊、沙濠中的綠洲、海洋、引導游民定居於其沿岸，因為水乃是有機體生存和城市的生命，並且為運輸與貿易提供廉價的通路。埃及是「尼羅河的賜物」，而美索不達米亞也是在「兩河之間」及沿其支流兩岸建立起瓜瓞綿延的文明。印度人是印度河、婆羅河與恒河之女；中國也受到幾條大河的恩惠（像我們美國一樣），每因其經常改道氾濫而肥沃了流經的土地，使其人民賴以維生，也使其人民因而煩惱。意大利的台伯河、奧諾河與波河的河谷首獲開發。奧地利沿多瑙河而成長，德意志沿易北河和萊茵河而成長，法蘭西沿龍河、

羅亞河與賽納河而成長。約旦古城 Patra 和敘利亞古城 Palmyra 皆是受到沙漠中的綠洲而獲滋長。

當希臘人生殖太快而受到原有疆界限制時，他們發現了地中海沿岸（柏拉圖說「像青蛙圍繞池塘」）^⑧ 和黑海沿岸的殖民地。從公元前四八〇年 Salamis 戰爭到公元後一五八八年西班牙艦隊的挫敗為止的兩千年期間，地中海南北兩岸都是白人處於優勢的敵對地位。但是在一四九二年及其以後，因哥倫布（Columbus 1446-1506）與達伽瑪（Vasco da Gama 1469-1524）的航行引導人類征服大洋；地中海兩岸人民的統治權也受到了挑戰；熱那亞、比薩、佛羅倫斯、威尼斯相繼萎縮；文藝復興開始衰落；大西洋沿岸國家繼之而起，最後伸展他們的霸權超過了半個世界。喬治·巴克萊（George Berkeley 1685-1753）約在一七三〇年曾說道：「帝國採取了西進的政策。」它是否要繼續橫越太平洋，輸出歐美工商業的技術到中國去，像其前輸送到日本一樣？東方的富庶，加上西洋的最新科學技術，是否會帶來西方的衰落？

飛機的進步或將再一次改變文明的地圖。貿易的路線經由河川海洋將越來越少；人與貨均將越來越採空運直接送到其目的地。像英法等國勢將失去其犬牙交錯之海岸線上商業利益之便；像俄國、中國、巴西等國家，過去受到廣袤內陸的阻隔遠超過其海岸線的利便，也將因採取空運而消除了往日的部分不利。今後瀕臨海岸的城市勢將因由海陸聯運貨物交易減少而無復往日之富。當運輸與戰爭上的海權最後由空權取代時，我們將會看到歷史上一次根本上的革命。

地理的影響歷史因素因技術的成長而消失。地形的特性與外貌，雖可以為農業、礦業與商業提供

機會，但是只有在領導者具想像力與創始力，以及繼承人的辛苦經營下，才有可能變為事實；而且唯有大家同心協力（像今天以色列）才能使一種文化超越無數的天然阻碍。人類創造文明，不是地球。

第三章 生物學與歷史

歷史是生物學的一個片斷：人類的生活是海陸有機生物盛衰循環的一環。有時，我們於夏日沿森林而漫步，會聽到或看到成百上千飛的、跳的、爬的、游的、穴居的生物。走獸在我們走近時而驚嚇的狼奔豕突；飛鳥當我們接近時則四散而逃；游魚當我們接近時也潛入水底。忽然間我們可能領悟到：在此整個的地球上，我們人類屬於多麼可怕的少數，而就這些族類的行為來看，明顯地，我們即刻感到是闖進了牠們天子棲息之禁地。人類所有的紀錄與成就，不過是所有生靈的歷史與透視；所有我們經濟上的競爭，我們擇偶的奮鬥，我們的饑餓、愛情、悲傷、與戰爭，與那些藏身於枯木落葉之下，水底、或枝上的族類之覓食、爭偶、鬭爭、與痛苦，豈不相同！

因此，生物學的一些法則都是歷史的基本教訓。

我們受到進化過程的支配，也受到為生存奮鬥的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進化考驗。假如我們有人避免了這種競爭與考驗，則因為我們有團體保護着我們；但是此團體的本身却又必須應付生存的考驗。

所以歷史之第一個生物學上的教訓乃是：生活即競爭。競爭不僅是交易之生命，也是生命之交易——當糧食充足時是和平的競爭，當食物不足時是掠奪的競爭。動物互相吞食而心安理得；文明人則

經由適當的法律程序而互相消耗。合作是真正增進社會的發展，但大部份把它視為競爭的手段或方式；在我們的團體中——我們的家庭、社區、會社、教會、黨派、「種族」、國家——我們競爭乃是爲了增強我們團體的力量以便與其它團體競爭。競爭之團體有其不同的競爭性質：如有的貪得無厭，有的好勇鬪狠，有的黨同伐異，有的傲慢自誇。我們的國家本身的擴大正是如此；他們用醒目的粗體字寫下我們的性質，以大規模的手段實行我們的善與惡。我們是貪得無厭的，利慾薰心的，和好勇鬪狠的，因爲我們的血液裡留有千萬年前的故事，當時我們的祖先爲了生存必須從事追捕、戰鬥、殺生，而且爲了恐懼他們近期捕不到其它野獸，故必須吃他們個飽。戰爭即是一個國家覓食的方法。戰爭促成合作只因那是競爭的最後形式。除非我們的各個國家變成一個更大的和更有效的保護團體的會員，我們勢將繼續表演狩獵時代的個人和家庭所做的行爲。

歷史的第二個生物學上的教訓是：生活即選擇。在爲食物或爲配偶或爲權力的競爭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失敗了。在爲生存而奮戰中，有些人在應付生存的各種考驗方面，比其它人獲得更佳稟賦。因爲「自然」（此處意指全部實體及其過程）未曾仔細讀過美國獨立宣言或是法國大革命的人權宣言，我們天生下來就是不自由和平平等的，如：我們受到生理上和心理上遺傳的支配，也受我們團體的習慣與傳統的支配；在健康與體力上、在智能與品性上，各人稟賦不同。「自然」也視選擇與進化的需要而施予不同的愛；一對完全相同的孿生兒，百天之內，就顯出差異，天地間沒有兩粒豆子是相同的。